

圖一 「子明卷」起首部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沈周仿本則短堤置換為小橋與短坡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截長補短——略論沈周、張宏與「子明卷」 〈富春山居圖〉仿本

邱士華

〈山水合璧—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〉特展第一期，除了合璧展出眾所矚目的〈剩山圖卷〉與〈無用師卷〉，另外還展有三件重要的〈富春山居圖〉臨仿本，分別是沈周（一四二七—一五〇九）於一四八七年所繪的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、張宏（一五七七—一六五〇）以後）於一六四九年摹寫的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，以及為乾隆皇帝誤認為黃公望真跡的〈富春山居圖〉「子明卷」。

明清以來臨仿〈富春山居圖〉的作品與紀錄甚多。本次展出的沈周仿本、張宏仿本，以及「子明卷」，則是所知現存〈富春山居圖〉臨仿本中，僅存的繪製於一六五〇年火焚以前的作品，除了本身藝術價值以外，這三件仿作對於確定及復原〈富春山居圖〉火焚前的樣貌，亦甚具參考價值。

取其所長·補彼所短

一六五〇年，所幸吳貞度將叔父吳洪裕投入火中的〈富春山居圖〉撿出替換，今日我們還得以看到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「剩山圖卷」與故宮博物院所藏「無用師卷」兩段。然而被

燒毀的段落究竟畫了什麼？歷來大致可分為長短兩版說法，「長版說」者認為燒毀的長度約有一紙半，「短版說」者則認為約燒毀半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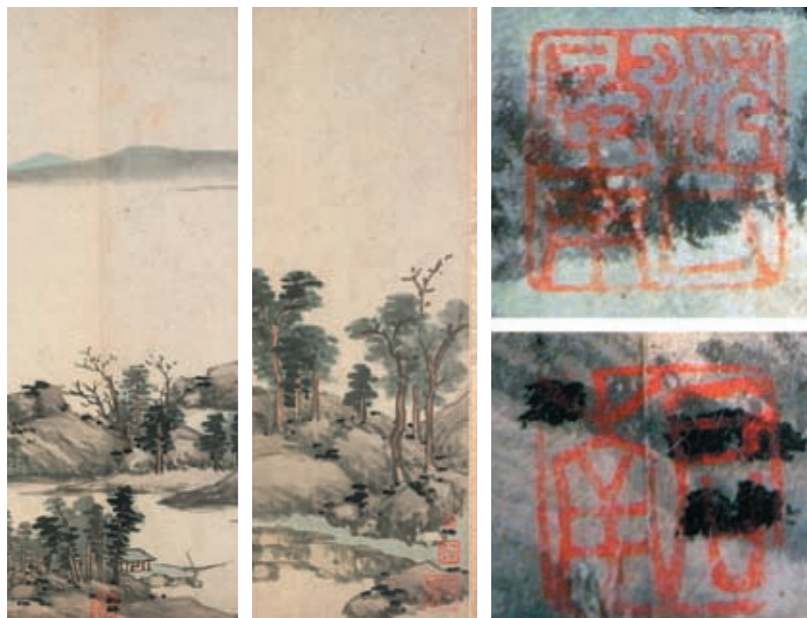
「長版說」主要根據的是惲壽平（一六三三—一六九〇）以下的文字

記載：

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，一為智永千文真跡，一為富春圖，將以為殉。彌留，為文祭二卷。先一日焚千文真跡，自臨以視其爐。詰朝焚富春圖，祭酒面付火，火熾輒還臥內。其從子吳靜安，疾趨焚所，起紅爐而出之，焚其起手一段。余因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，寫城樓睥睨一角，卻作平沙。禿鋒為之，極蒼莽之致。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也。自平沙五尺餘以後，方起峰巒坡石。今所焚者，平沙五尺餘耳。

另一個根據則是鄒之麟（一六一〇—一六五二）於一六五一年所作的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，此圖的確以長段平沙作為開始。

「短版說」主要根據的是被認為火焚前完成的〈富春山居圖〉臨仿本，如現存沈周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與「子明卷」。「子明卷」起首部分（圖一）繪一坡巖突出水際，後有短堤跨越水面通向彼岸，亦即連接到「剩山圖」右方山腳處。而沈周仿本則短堤置換為小橋與短坡



圖六 沈周仿本各紙連接處均鈐「啓南」騎縫印，然第一紙右上方則無該印，右下方鈐「沈氏啓南」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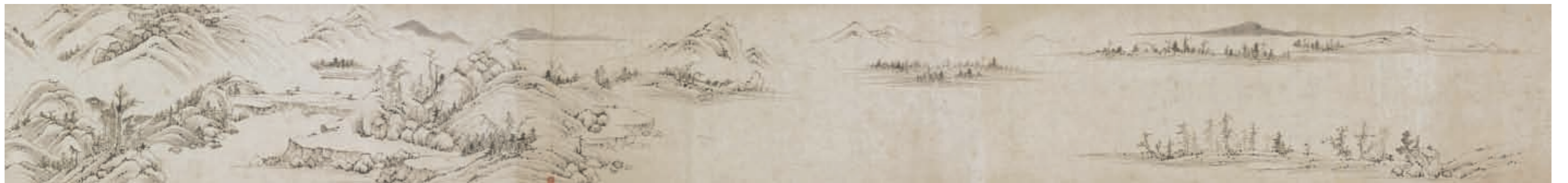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沈周仿本卷末的平台近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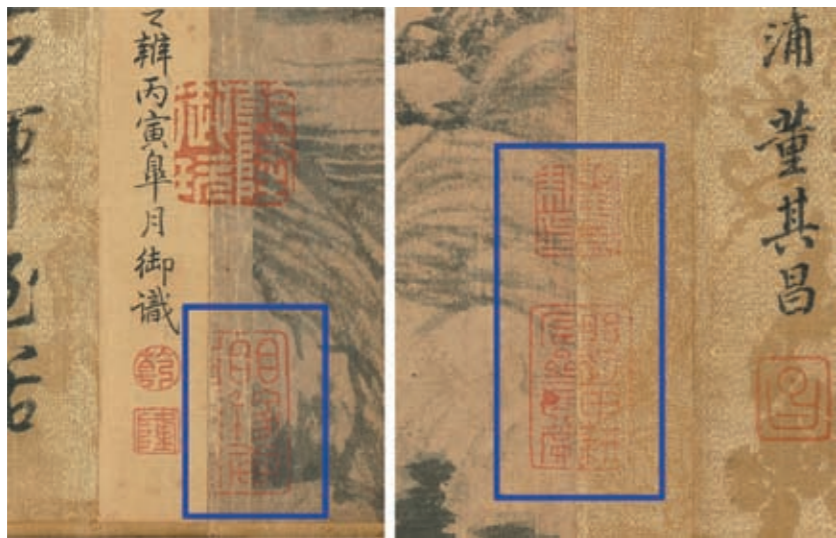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張宏仿本結尾段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(圖二)，這應該是出於他依印象所繪，在筆墨、設色及若干細節處均展露自己的面目，但仍可看出其仿本構圖的基本結構與〈富春山居圖〉原圖一致。然而沈周仿本卷末的平台近景(圖三)，透過與張宏仿本比對(圖四)，可知出於沈周後加，黃公望原作確實以浩渺江天作結。

由於鄒之麟的仿本(圖五)筆墨及構圖不甚忠實原卷，其卷前描繪的「平沙五尺餘」的部分，可信度令人懷疑，而惲壽平《南田畫跋》的記載，又是轉錄吳貞度之語，或有失誤。因此「長版說」似乎更待其他佐證較易令人信服。另一方面，檢視沈周仿本各紙連接處均鈐「啓南」騎縫印，然第一紙右上方則無該印(圖



圖五 鄒之麟的仿本 私人收藏



圖十 瞿式耜鈐於「子明卷」的騎縫印位置

後一字「賞」字寶蓋頭的左右點啄筆畫，角度稍有不同，下方「口」字部份的大小比例與間距亦有出入，故應分屬二印。但比對「子明卷」以及傅倪瓚〈水竹居圖〉卷上的「瞿稼軒收藏印」半印，則可接受為同一印（圖八）。三件作品皆偽造瞿式印鑑的機會不大，且作偽者無須費力作兩枚略有差異的瞿式印鑑，故筆者認為瞿式耜可能有兩方以上的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印，另一方「瞿式耜印」同理認為並非偽印。

至於「子明卷」「唐氏孔明」印，即為唐宇昭的藏印。唐宇昭，一作禹昭，字孔明，一字雲客，號半園外史，江蘇武進（常州）人，崇禎九年（一六三六）舉人，明亡後隱居不仕。唐氏精鑑賞、好收藏，惲壽平《南田畫跋》記其藏有〈富春山居圖〉油素本。本院藏品雖查無「唐氏孔明」一印，然該印與四川省博物館所藏一六六二年〈王翬仿宋元山水冊〉中唐氏題跋所用印記相同（圖九）。該冊另有同時人管重光（一六二三—一六九二）書「一片江

張宏仿本的真偽問題

張宏是明代晚期的蘇州畫家，他應科舉失利後，居於蘇州城郊的橫塘鎮奉養雙親，轉以繪畫維生。他除山水畫聞名外，亦能作人物、花鳥、畜獸等作品。

居圖〉卷上鈐有「瞿稼軒收藏印」、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兩印，另陸治〈雪後訪梅〉上亦有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印。經比對，「子明卷」與其他兩件作品上的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印略有出入（圖七），如印文最

後一字「賞」字寶蓋頭的左右點啄筆畫，角度稍有不同，下方「口」字部份的大小比例與間距亦有出入，故應分屬二印。但比對「子明卷」以及傅倪瓚〈水竹居圖〉卷上的「瞿稼軒收藏印」半印，則可接受為同一印（圖八）。三件作品皆偽造瞿式印鑑的機會不大，且作偽者無須費力作兩枚略有差異的瞿式印鑑，故筆者認為瞿式耜可能有兩方以上的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印，另一方「瞿式耜印」同理認為並非偽印。

南」四字。笄氏書蹟由劉洋名先生研究為真，可推論該作唐氏題跋與印鑑的可信程度，也間接證實「子明卷」上唐氏印為真。

瞿式耜三印除了出現在後隔水外，亦作為本幅與前隔水裱綾的騎縫印，該段裱綾與偽董其昌題跋所在的裱綾雖然相連，但非同塊，織紋圖案亦不相同（圖十）應為瞿氏收藏時畫卷所用的前隔水；另有一方鈐於畫幅末端，作為畫幅與拖紙的騎縫印。由上述印鑑所在位置，可推斷「子明卷」於瞿式耜收藏時，開頭與結尾即為今日所見的狀態。無論原仿作者是否從頭到尾仿製〈富春山居圖〉，該作出現的年代應早於瞿式耜被捕的一六五〇年，屬於火焚前已成的仿作。

六），而於右下方鈐「沈氏啓南」印，可知此紙之前應無畫面，亦即沈周仿本卷首即為其起始處，似無佚失缺損的問題，又存世較忠實于原作的仿本亦均始自相同段落，因此筆者傾向接受「短版說」，也就是火焚燒毀的部分約五十餘公分。藉由沈周仿本與「子明卷」起始段落，今日仍可一窺黃公望原本構圖。沈周仿本保存原卷構圖，卻於結尾處增補一段；張宏仿本起始段落缺損，現存畫面約始自「剩山圖」，但存有完整結尾；「子明卷」保存了起始段落，但結尾主山段落卻已佚失——這三件作品各有長短，但是互補後則可為我們拼組出〈富春山居圖〉的原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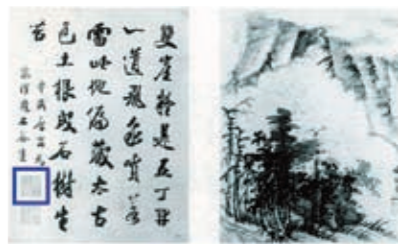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書中對於張宏仿本、「子明卷」，以及香港私人舊藏的鄒之麟仿本均投以不信任票，認為皆為火焚後作偽者繪製的贗品。若樓氏看法成



圖七 「子明卷」（左）與傅倪瓚〈水竹居圖〉卷（中）、陸治〈雪後訪梅〉（右）上的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印



圖八 「子明卷」以及傅倪瓚〈水竹居圖〉卷上的「瞿稼軒收藏印」（左邊兩方屬「子明卷」者，右邊屬倪瓚〈水竹居圖〉卷者）



圖九 「子明卷」與〈王翬仿宋元山水冊〉上之「唐氏孔明」印比較

「子明卷」與張宏仿本真的是火焚前的仿作嗎？

樓秋華先生於其二〇一〇年出版的《富春山居圖真偽》一書中，仔細比較〈富春山居圖〉真跡、張宏仿本及「子明卷」，推論出張宏仿本及「子明卷」均應祖述另一本可能已經不存的〈富春山居圖〉仿本。書中舉出的細部比對，確實支持著他這個發前人所未發的推論，讓我們對於「子明卷」與原作間的關係，得到更細緻的瞭解。

立，張宏本與「子明卷」的重要性將受質疑，前述截長補短復原的可信度也將減弱。由於筆者未親見鄒之麟本，本文擬就「子明卷」與張宏仿本討論其創作時間。

「子明卷」上的唐、瞿兩氏印記

「子明卷」卷上出現的較早收傳印記，分屬於劉珣（一四一〇—一四七二）、瞿式耜（一五九〇—一六五一）與唐宇昭（一六〇二—一六七二）。劉珣款識與印記早經傅申教授等學者研究為偽，然樓秋華認為瞿、唐兩氏之印亦不可信，此作應為一六五〇年火焚事件後特意造出的偽作。

現存「子明卷」上瞿式耜的印記有三：「瞿式耜印」、「瞿稼軒收藏印」、「瞿起田耕石齋真賞」。瞿式耜，字起田，又字伯略，號稼軒，江蘇常熟人。他於萬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中進士，崇禎朝官至戶部給事中，後曾經革職、入獄，晚年支持南明桂王抗清，順治四年（一六五〇）被捕，次年就義。

查國立故宮博物院傅倪瓚〈水竹



圖十二 明 張宏 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局部



圖十一 明 張宏 樓霞山圖 163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〈富春山居圖〉的仿本頗不同於一般印象中的張宏山水風格。張宏的名作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六一三年〈石屑山圖〉、一六三四年〈樓霞山圖〉（圖十一），柏林東方美術館及洛杉磯郡立美術館收藏的一六二七年〈止園圖冊〉，以及波士頓美術館所藏的一六五〇年〈句曲松風〉等作，可說均以吳門畫風為基礎，兼融實景寫生，如同高居翰教授的研究，其部分作品易令人聯想到具透視觀念的西方作品。張宏畫作中常用短健的筆法交代山石林木細節，亦擅利用顏色暈染表現塊面。然而在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一作，上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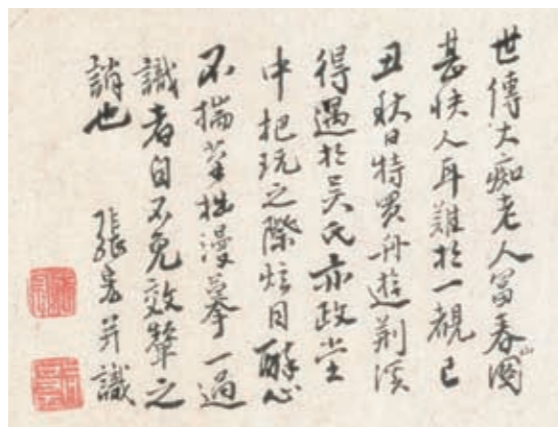
張宏畫作的特性卻似均不可見，除多採用綿長線條，畫中點、畫、線條的表現性也較其一般作品更為豐富。（圖十二）上述現象可理解為作者意欲忠實臨仿原蹟的結果；由於希望盡可能捕捉原作的線條氣韻，因此他改變自己原有的習慣，遷就臨仿對象的筆調與畫法。但若維持著張宏自己的風格，對臨仿原作的筆調置之不理，那麼結果應會如沈周的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一樣，僅保留原作結構章法，畫面呈現沈周本身的面目，於細節處與原作頗具差異。

所幸張宏仿本留有其款題，此題非為臨摹所作，顯露的應為張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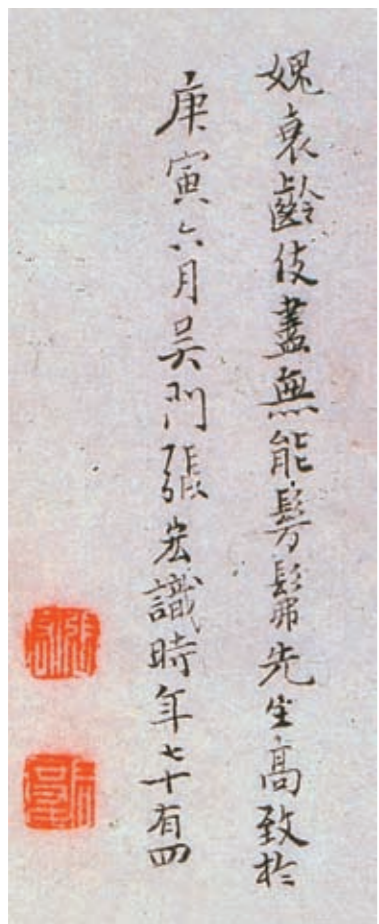
書法本色，故更可作為鑒別的依據。這則書於一六四九年秋天寫的題跋，可與張宏隔年（一六五〇）六月所繪〈句曲松風〉中的書蹟相比。〈句曲松風〉的楷書題跋工整精謹，勾挑尖

利，（圖十三）而〈仿富春山居圖〉的行書款題筆畫則較圓軟放逸。（圖十四）然張宏款及「識」字仍可見到相同的習慣。

學友黃文玲小姐告知本院另藏有一件較不知名的張宏一六四八年〈競渡圖〉（圖十五），圖中款書雖短，但與張宏〈仿富春山居圖〉之書蹟更類，特別如「張」字的「弓」字部結尾直接向右上揮去，接「長」字部第一筆豎畫，以及「長」字部結尾，自打勾處一路牽絲連筆寫至「宏」字寶蓋頭的寫法。可知張宏書風除有較偏細瘦的楷書者，確實另有較鬆厚的行書面貌。（圖十六）故由書蹟推斷，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一作可接受為張宏真蹟。



圖十四 張宏1649年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款題



圖十三 張宏1650年〈句曲松風〉的楷書款題

↓ 第二紙126.2公分



圖十七 張宏 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第一紙較其餘諸紙約短少6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↓ 第一紙61.8公分

並非直接臨摹真蹟，是否把某件臨仿完成的「子明卷」擁有同樣的祖本，他所臨仿的本子又與猜測應更早摹仿的名稱？又或者為吳洪裕的其他親族？他所臨仿的本子又與猜測應更早摹仿完成的「子明卷」擁有同樣的祖本，並非直接臨摹真蹟，是否把某件臨仿

結語

一六四九年張宏拜訪的「吳氏亦政堂」，所指的是否真是收藏〈富春山居圖〉真蹟的吳洪裕另一處齋室的名稱？又或者為吳洪裕的其他親族？他所臨仿的本子又與猜測應更早摹仿完成的「子明卷」擁有同樣的祖本，並非直接臨摹真蹟，是否把某件臨仿

居圖〉的仿作。然考慮張宏此作使用的畫紙長度，應可推測此仿本原有完整的〈富春山居圖〉構圖。此卷各紙紙長如下：第一紙：六一·八公分、第二紙：一二六·二公分、第三紙：一二五·八公分、第四紙：一二五·三公分、第五紙：一二五·三公分。該作第一紙明顯短少其他各紙約六十五公分的紙幅。（圖十七）畫家作畫時，雖可以取較殘破的紙張畫起，但使用完整的紙張作為描繪的開始，應為較常見的選擇。張宏仿本缺失的六十五公分，若加上前述「短版」的火焚畫面，應與其餘各紙紙長相近。故筆者傾向認為張宏本亦曾經損傷，重裱後方成今日面目。

參考書目

1. 徐邦達，〈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真偽本考辨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1984年3月，頁27-37。
2. 傅申，〈弗利爾藏王翬富春卷的相關問題〉，《清初四王畫派研究論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629-653。
3. 黃文玲，〈張宏棲霞山圖研究〉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：1993）。
4. 劉洋名，〈首重光（1623-1692）及京口地區的收藏與書風研究〉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：1994）。
5. 樓秋華，〈富春山居圖真偽〉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本當作真蹟欣賞？又或者好客的吳氏在客人借觀真蹟後，提供一仿本供意欲臨仿者應用？

這些臨仿本的創作時間，及其與〈富春山居圖〉真蹟或其他臨仿本的關係仍處於撲朔迷離的狀態，期待未來的新資料及新研究，能提供這些畫卷彼此流傳關係更清楚的圖像。



圖十六 張宏1648年〈競渡圖〉（左圖）與〈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（右圖）款識比較

樓秋華先生對於張宏仿本與「子明卷」的懷疑，與這兩卷正好一缺起首段落，一缺結尾段落有關。特別是張宏仿本畫面開始處，正好接近「剩山圖卷」起首處，似乎更印證了此作應是依據火焚後不完整版的〈富春山



圖十五 明 張宏 競渡圖 164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